

买菜记

袁瑛

想买扁豆。

已是秋分,菜市场有很多老人拿着自家种的扁豆来卖。紫色的扁豆,小而弯弯的样子,像月亮在下弦月的时候,小得让人怜爱。青的扁豆,边缘泛紫,薄而宽,像片树叶,一个青扁豆有三个紫扁豆排列起来那么宽。我们这里的人,说紫色,一直是用这个词:雪青。经过长期的书面语言训练,加上孩子出生以后不自觉地摒弃方言,家庭里使用普通话对话,“雪青”这个词,以及其他方言慢慢就沉入了我的记忆之海。现在看着这些扁豆,这个词竟自动浮起来,它仿佛知道,用紫色来形容这些扁豆是不准确的,紫色是均匀的,浓成一团的,是面无表情的。雪青,是过渡的,渐变的,有层次的,带感情的。尤其体现在青扁豆上,它边缘一圈浓紫是渲染的,是墨里混了一点水,一笔下去虚了边。雪青又是锋利的,冷的,外溢着一种情绪。

这位卖扁豆的婆婆,脖子上戴着一串雪白的珍珠,被那串珍珠晃得我在她面前停了下来。枣红的外套,枣红的秋衣,这一串珍珠实在比在黑丝绒上还要亮眼。她没有把扁豆倒在面前的台面上,都待在圆簸箕里。紫色的月牙扁豆,只剩下一把的样子,挑了满满一袋的女人正在付钱。我先挑着月牙扁豆,青扁豆一大堆,不着急。

婆婆说:一起要了嘛,就这点了,给你算五块。我:可是,我要挑一下的。婆婆:我晓得,你要挑漂亮的。我被她说得笑了。

买到过十分好吃的南瓜。煮出来的那种甜和糯会让人万分后悔怎么才买了一个。卖瓜的老人穿戴整洁素朴,上下衣服都挺括板直,看得出是使用了熨斗熨烫的缘故,齐耳短发用大的黑夹子别在耳后。见人围拢去买瓜,却先报家境:我这瓜好吃,不说假话,我家里是有三个大学生的,我自己种的,实在吃不完,才拿来卖……这一番话真不是白说了的,能养出三个大学生的蔬菜,肯定也是好的呀。一圈顾客都埋头挑瓜。我其实是将信将疑的,于是只犹豫地买了一个瓜。回家一切,就知道自己错了,好吃的南瓜都有些涩刀,切起来钝钝的。等煮好吃第一口,就恨自己没眼光。

把自己收拾得很伸展的老年人,她们是有多余力把菜也种得好的。有次在茂密的蔬菜里忽然看见一兜杏黄的桃子,绝对不是本地普通的毛桃,问价发现主人是位高大的面色红润的老妇人,一对金耳环有些发乌:买吧,这是我院子里的桃子树结的桃子,我就这一窝桃子树……我想象得出那样的院子:青砖黑瓦,一株桃树从院子里伸出枝条来,覆盖住龙门和院墙,春天的时候,那院子像飘着一大团红云。我相信这么漂亮的桃子就该是这样健康的老妇人才种得出来。

偶尔遇到有苕苕杆卖,青紫的几根躺在谁的摊位上。毫不犹豫就买走。撕茎切段煮熟,沥水,架油锅大火炆,切细的酸菜、姜蒜、青红椒、葱、藿香茼蒿,一大把撒进去,勾薄芡,起锅,一口下去,辣得毛孔舒张。这菜佐白米饭是最好的。辣得胃空,需要点结实的东西填到胃里,于是狠狠地塞一口白米饭。只有吃这样酸辣香鲜的菜,充满淀粉的白米饭才显出它的好来。

早上八点多,碰到一把很秀气的白豇豆。妇人说:清早三四点捏着电筒去摘的,你摸摸,露水都还在。我在妇人那里挑了一把豇豆,又买了斤芋头并几只水红萝卜。我挑菜的时候,脑子里掠过的画面是,学校放暑假,我去车站坐车回家,一个人在街上慢慢走,忽然听得从身旁呼啸而过的大客车上传来一声大喊“袁瑛!”一个男孩儿半个身子都探出车窗来了。

我追求的不是把画中情境变为现实情境。现实情境是很无趣的,但是内心情景是最美好的。所以不要把我的诗和画想成一个可以落实的情境,哪怕有条件落实也最好别去落实。因为你知道真正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,那个当初认为很美好的东西就没了。

——老树画画



古今多狂客,皆负此江山。

茶饭引

似火山榴映小山

胡竹峰

剥开石榴,秋天的风从原野吹过。

之一

河南石榴,名满天下。汪曾祺说的。汪先生没口福,在北京吃河南石榴,粒小、色淡、味薄,文章里感慨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估计汪先生吃到的是“赝品”——冒牌货。我买的河南石榴就不错,外皮颜色红紫,打开后,榴籽艳若宝石。

名满天下的河南石榴,实则白马石榴。三国曹魏时洛阳白马寺前有大石榴,京师传说“白马石榴,一石如牛”。我在偃师吃过白马石榴,好吃。我在成都吃过会理石榴,西安吃过临潼石榴。这些石榴极大极甜,一掰两半,满瓤晶亮,至今难忘。我们安徽的怀远石榴,也是名品。

秋风起兮,石榴上市。街头巷尾到处是卖石榴的果农,挑担的,开车的。我喜欢挑担的果农,如果挑担里还有三五枝石榴树枝,越发好看,觉得有生机。

秋天的水果,口味浑厚一些,石榴、柚子、柿子都如此。春天的水果,口味单薄一些,樱桃、草莓之类轻轻浅浅。

石榴籽分白红两种。两种都好看,白石榴仿佛白娘子,红石榴好像红孩儿。吃起来,还是红石榴滋味更好,爽脆嫩甜,白石榴稍微寡淡一些。

在民间,白石榴被称为“大冰糖罐儿”。许仙娶了白娘子,掉进大冰糖罐里了。奈何法海多事,多情女偏逢薄命郎,弄得永镇雷峰塔下。

石榴之红分酒红、血红、玫瑰红。酒红如葡萄酒,红得艳;血红似血,红得烈;玫瑰红最好看,玫瑰红的石榴籽藏在萼萼里,风情万种的样子,欲说还休。

不是什么水果都红得风情万种,更不是什么水果都红得欲说还休。苹果红得风情万种,但欲拒还迎,格调低了。樱桃红得风情万种,但红得太嫩,止于风情,多了风雅。西瓜没能红出风情,倒是红出了滥情。亏得还有石榴红,又好看又好吃。

石榴常入画。见过徐渭的《石榴图》,边款是自题诗,记得“颗颗明珠走”一句。徐渭画的石榴,写意,“明珠走”三字更是

写意,写心中意。画面中枝叶倒垂而下,一颗石榴成熟裂开,笔墨有道家气息,意境比他的《葡萄图》高。

小时候不喜欢石榴,粒小味寡,一嘴籽乱窜,得不出多少味道,远不如吃西瓜、苹果、梨子、哈密瓜痛快。现在年岁大些,才有了吃石榴的心境。

童年喝过一种石榴酒,清爽香甜。过几年,父亲破例让我喝了三杯,现在想来,还觉得美味。

不管是红石榴还是白石榴,吃在嘴里,恍恍惚惚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之二

晚上从郑州归来,一夜听“况且”。起床后去买菜,路边小摊有人卖石榴,选了三个。不知道是眼光太差,还是石榴向橘子学坏了,竟也金玉其外。回家后打开来吃,苦且涩,粒小核大。苦倒也罢了,反正没少吃苦,不在乎多吃个三五次。涩实在不好消受,吃了几口,只能扔掉。

石榴的味道,我喜欢的是甜酸。甜中有酸,甜非得盖过酸,酸也不能过于低眉顺眼,隐隐反抗才好,酸得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甜才能“立上头”。

我家院子外,种过一棵石榴树,每年挂果,可惜生得小了,黑且瘦,没人想要吃,任它在秋风中老去。

石榴花开的季节,坐在院子里,能独得一份好心情。暑热初至,阳光如瀑,看蟋蟀在花叶间沙沙振羽,至有情味。

汉时石榴从西域传来中原,南北朝已经普遍栽植了,很多女子所穿的大红裙子上绣有石榴花。梁元帝萧绎《乌栖曲》中有“交龙成锦斗凤纹,芙蓉为带石榴裙”的句子。到了唐朝,人们将红色裙子一律通俗地称为石榴裙。唐玄宗下旨文官武将见了杨玉环一律行礼,众臣无奈,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,纷纷下跪。这一拜,千百年来,多少英雄好汉成了“花边之臣”。

《会理州志》中有段记载有意思:“榴,则名曰若榴,曰丹若,曰金罍,曰天浆,曰朱实,曰朱英,曰金英。”若榴如野兽之名;丹若是美人之名;金罍者,灿若罍粟?

天浆、朱实、朱英、金英,殷实人家三姐妹。会理石榴中最大的超过两斤重,那是石榴王。

之三

我爱石榴,尤钟意其花。韩愈说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一照一明,境界出来了。杜牧诗云: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可谓神来之笔。

石榴花的红,红得不一般。更奇特的是红花瓣里的金黄,毛茸茸的花蕊,嫩而粉,像蛋黄。绿色的石榴外形如手雷,挂在树梢上,长大一点就变成了黄色,成熟时一片通红。累累垂垂,盈树盈枝,这时叶子也泛黄了,红红的石榴像红宝石在树间闪烁。

祖母说小孩子吃了石榴,长大后牙齿生不整齐,不让我们吃。

乡间婚嫁时,新房案头置放切开果皮、露出浆果的石榴。小时候每每看见那亮晶晶的石榴籽总忍不住暗吞口水。又怕长乱了牙齿,那就忍吧。忍着忍着,人就大了。

之四

石榴皮厚而绵软,给人好文章之感。有人说文章之上乘者,是以“金刚宝石为内容,以无色透明的水晶纸包之”。所指仿佛石榴。

吃石榴,独食为佳,吃出个慢条斯理,或者三两个好友云淡风轻地且啖天地间。瓦房的庭院里,一丛竹,一棵柿,一树石榴。贫乏生活里的清供之物,不乏诗意。

青年多好色。我在弱冠之际发现了石榴之美,真是造化。石榴之美,美在金玉其外,宝石其中。说是惊艳亦可,尤其红籽石榴,捻一粒入口,唇齿的艳遇。吃出了一肚子的好风月,俚而风情又变为风月,而且是好风月。

好文章不过一段好风月,好风月谈。好风月谈是我的行文诀,可惜没能做好。

我的欲望很小。秋雨时候,只望着什么人送石榴来,就满足了。